

## 朱有燬杂剧中的乐户女性形象及其思想主题 ——以《香囊怨》、《庆朔堂》为例

胡婷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朱有燬剧本中刻画了明初时期一系列机智聪慧、大胆反抗、忠贞不渝的乐户女性形象, 展现了朱氏对妓女群体的关注, 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同时, 剧作也显示其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意图, 表现出其“忠诚”主题。

**关键词:** 香囊怨; 庆朔堂; 朱有燬; 忠诚

**中图分类号:** I237.1      **文献标识码:** A

朱有燬,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嫡长子, 字诚斋, 号全阳子、全阳道人等, 洪熙元年袭封, 正统四年薨, 谥“宪”, 世称周宪王。朱有燬所作杂剧计 31 种, 在当时流传甚广。其中撰写妓女剧的多达九种, 涉及乐户三十余人, 塑造了刘盼春、甄月娥等众多乐妓形象, 构建了一个生动形象的艺术群像。考察朱有燬的妓女剧, 不难发现, 其中充满了朱氏对妓女这类悲苦人群的人道关怀, 闪烁着真善的光辉。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 从剧作中, 可以看出朱氏对乐户女子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朱有燬笔下乐户女性形象的独特性, 最终意义上决定其独特的妓女观。本文以《香囊怨》和《庆朔堂》两部杂剧为例, 考察朱有燬笔下的乐户女性形象及其思想主题。

### 一、乐户女性形象

#### (一) 富有才华、聪明过人

朱氏塑造的妓女形象聪明机智, 富有才华, 《香囊怨》中的刘盼春记忆力超群, 能唱五六十个种杂剧, 文本中盼春问陆源要看甚杂剧, 陆源叫盼春“都数一遍俺试听”, 盼春便接连说了三十个剧本, 毫不停顿, 由此可见其才华横溢。《庆朔堂》里的甄月娥能吟咏诗歌, 与范仲淹进行诗歌唱和。剧中甄月娥与范仲淹一见钟情, 范仲淹送金钗一对作为聘礼, 相约永不负心。可是月余后, 范仲淹后悔, 不相信月娥的诚意, 想放弃与月娥的约定, 后来甄、范二人唱和范仲淹惊于月娥的才华, 二人才相知更深, 从归于好。如范寄诗回饶州, 她为众人解诗道:

“庆朔堂中花自裁”花便是妾身, 当此一日, 在庆朔堂前, 成其姻眷来。“便 移官去未曾开”, 这句说是范相公移官去润州, 妾身不曾跟去。“年年忆着成 离恨”这句是思念妾身之意。“只托春风管勾来”, 此句全说着提点官人, 全托官 人干当, 送妾身与范相公去。此四句诗, 便是来取妾的书信, 望官人可怜, 成就此事, 大恩永不能忘。<sup>①</sup>

其才学令魏介之佩服不已, 当即表示“大姐聪明过人, 小生敢不依从诗中之意, 今便差人送大姐。”正是因为月娥的聪明才智, 最终赢得与范仲淹美好的结局。

乐妓们都具有不凡的辨识力, 它们每日迎新送往, 在短暂的接触中就能准确判断男子的人品才学。如刘盼春通过客人对剧本的评点就能得出结论:“那盐客倒也平常, 这索我数杂剧的是个风流人物”, 基于此, 拒绝了奉上“五十两银子、一对金钗”的陆源, 最终挑定了“性格温柔资质聪俊”的周恭梳拢她。果然, 盼春死后, 周公见到盼春留下的遗物“香囊”嚎啕大哭, 跪在刘氏夫妇面前请求带走盼春的骨灰, 自己愿意终生与刘家为婿, 终身不娶, 死后与盼春合葬。这也证明的盼春的识人能力之强, 体现出其聪明才智的一面。

## （二）追求自主、大胆反抗

在剧本中，朱有燬笔下的乐户女性具有坚强独立、大胆反抗的精神。她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质疑自己的苦难是否命中注定，如刘盼春：“一会家行行里忽然自省，也是我恶缘业前生注定，”日夜琢磨“几时得脱离风尘改换家门。”她们视行院为“粪坑”，认为从事乐妓职业是“戴屎盆”，“戏台前费自己精神，酒席上与别人起哄”，隐含着刘盼春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追问。妓女们渴望自由，首先是渴望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身体，如刘盼春“既点涸了我花枝儿般嫩体，休想我又引惹浪蝶狂蜂戏”；其次是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也是她们与普通女性最大的区别，如甄月娥就希望“立妇名，成家计，情愿待举案齐眉”“从今后管些家私，学些针线，立些志气”，这就是乐妓的最大愿望。

朱有燬笔下的妓女敢于积极抗争，努力挣脱妓女的悲苦命运。《香囊怨》中刘盼春的抗争主要由两次：第一次是争取自己挑选梳拢的客人，不顾父母的逼迫，拒绝多财的陆源选择了周恭；第二次是以死反抗接客的命运，“你你这等比我接客呵，不如死了罢！”在父母的逼迫下选择自杀来保住自己的贞洁，“我则待守一世，夫妻正理，娘呵，顾不得你母子深恩，”甚至于违背孝道，以死抗争，守住了自己的贞操。《庆朔堂》中甄月娥与范仲淹一件钟情后，范移官他去，月娥留在家中，剧中说到“自从范相公去了半年，我不曾觅钱，争奈做娘的家中炒闹，逼勒我接人，我怎么肯再吃这等衣饭？”月娥被逼不过，咨询死路，别人救起，才捡回一条命。面对社会环境、家人的逼迫，朱有燬笔下的妓女并没有绝望认命，而是奋起反抗，虽然结局并不是都圆满，但这种积极抗争的精神使她们身上充满人性的光辉。

## （三）追求爱情、忠贞不渝

千百年来，从良是妓女摆脱其身份命运的唯一道路，但美好的婚姻不应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它更应该是爱情的必然结果，在追求婚姻的过程中，朱有燬笔下的乐户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如《香囊怨》中的刘盼春“但得个知心的是宿缘”，在挑选梳拢对象时，她并不以金钱财富为衡量标准，更看重男子人品才华和自己对男子的情谊。《庆朔堂》里月娥也是与范仲淹一见钟情，月娥唱到“我和他意厮投，心先顺，情相美，……但管取美恩爱团圆到底。”月娥在婚姻上最为看重的也是情意相投，不要“有钱的富的”、“聪明的俊的”、“会弹的唱的”，只要一个“志诚”的来做夫妻。乐户女性们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等待着良人，并不会为了脱离行院而随意出卖自己，但是当她们遇见合适对象，就立刻单刀直入，主动问婚，抓紧机会，展开行动，这也展示了其大胆积极，为爱勇敢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女子的忠贞，强调女子婚前守身如玉，婚后从一而终。妓女以出卖色相为生，因不贞不洁而被别人歧视，但亦无人以贞洁去要求她们，然而就在如此卑贱的生存环境中，朱有燬剧中的妓女仍以学“好人家为口号，始终以贞洁自励”。《香囊怨》中的刘盼春就说到“好女不配二夫，好马不鞴两鞍。我既嫁了，怎肯再嫁？”一旦接客就是“我终身之计”，因此她想方设法保持处子之身，费尽心机挑选梳拢对象。一旦与心上人结合，乐妓们就全心全意的爱着对方，并誓死守卫贞洁。刘盼春与周恭结合后，便一心与之相守，被拆散后盼春也坚决不肯接客，宁愿日日上街卖唱惨淡度日。母亲因家计艰难再三逼迫，盼春宁死不从，说自己“实是立贞心，出言准，守清名，志坚稳”，认为“一世儿尽节向一个郎君”强似“做那等杂不刺的众人妻”，最后自缢而死，保住贞洁。

朱有燬笔下的妓女甄月娥也是一位忠贞女子。她憎恶自己的职业：“……住在这花街柳巷，每日家迎官接客，不得安闲。又兼做娘的乖劣，但有一日不曾觅钱，怎当他家中炒闹。”范仲淹与月娥一见钟情，在帐中幽会后，范仲淹要求她从此以后不再接客，甄月娥答应对他忠诚。后又经历了范仲淹一次又一次的测试，拒绝魏介之金钱的引诱，赢得范仲淹的信任与真情。月娥不仅以贞洁来要求自己，当她发现洪叶儿与柳子安幽会时，还斥骂道“叔叔不曾去得一日，你便家里做下这等勾当，被他客人每也看的俺轻易了。”甄月娥还矢志永远忠于范仲淹：“休道是烟花泼贱姬，莫猜疑，不比寻常门妓。休将人一例窥，有贞烈，有志气，

守清白，不滥为。既相逢，称意的，永和谐，鱼共水。”最后她用自己的努力迎来了“团圆尽偕老”。

## 二、思想主题

### （一）创作意图

朱有燾的31种杂剧中，妓女剧共有9种。这些剧作寄托着朱有燾的内心情感和思想主题，这也与他对与乐人、女伶等风尘人物接触有关。朱有燾在《香囊怨》序中说到：

三纲五常之理，在天地间未尝泥绝，惟人之物欲交蔽，昧夫天理，故不能咸守此道也。近者山东卒伍中有妇人，死节于其夫，予喜新闻之事，乃为之作传奇一帙，表其行操，继而思之，彼乃良家之子，闺门之教，或所素闻犹可以为常理耳。至若构肆中女童而能死节于其良人，不尤为难也？……予因为制传奇，名之曰《香囊怨》，以表其操。<sup>②</sup>

这段序言中，朱有燾明确表示创作这部杂剧的目的，就是在物欲横流人世间树立“贞洁”的观念，嘉奖妇人“死节于其夫”，弘扬三纲五常之理。由此看出，朱有燾深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其杂剧的创作也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进行社会教化的作用。《情朔堂》中，朱有燾大力赞扬甄月娥的守贞行为，并给她安排了圆满的结局；而对洪叶儿的三心二意进行大力贬斥，这种表彰“贞妇”规矩的行为，对“荡妇”则予以鞭笞，明显符合“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观。

### （二）忠诚主题

忠诚是朱有燾杂剧的主题。忠是儒家五种基本的美德之一，是支配君臣关系的主要原则。忠和其他美德一样，被认为是人性的一个固有方面：每个人都有忠的本能，如果不是为愚蠢或贪欲弄糊涂，那么他会自然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合适位置。<sup>③</sup>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体现在“忠君”，而在夫妻关系上则表现为女子的“忠贞”，即婚前为丈夫守身如玉，婚后对丈夫从一而终。正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所以朱氏的剧本写妻子的忠诚，不只是让妇女去效法，也让观看戏剧的男人引起类似的忠的观众。

这种“忠诚”主题出现在朱有燾的剧本中不是偶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朱有燾的身世背景密切联系。当时的开国之君明太祖，朱有燾的祖父，似乎特别欣赏高台教化的剧目，其一手确定的《大明律》规定，通行的戏曲只宜宣扬“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以及“劝人为善”等观念。朱有燾《香囊怨》中的刘盼春“忠诚至死”；《庆朔堂》也是着重写甄月娥的忠贞，剧本主要情节是范仲淹与月娥的爱情故事，同时还叙述了柳子安与洪叶儿之间的关系。用洪、柳之间的肉欲之爱与范仲淹、甄月娥之间纯洁爱情来进行对照，更加突出甄月娥的忠诚。

## 三、结论

朱有燾在《香囊怨》中塑造了刘盼春形象，在《庆朔堂》中塑造了甄月娥形象，这二人都属于乐户女子，但其展现出的品格甚至高于良家女子。在剧中，朱氏刻画出乐户女性的聪明机智、富有才华的气质；大胆泼辣、敢于反抗的精神；追求爱情、忠贞不渝的品德；从中可以感受到朱有燾对乐户女性悲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和对其美好品德的赞赏与褒扬，表现出朱有燾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同时，朱有燾文学创作也深深蕴含其思想情感，其“忠诚”的主题，反映了儒家伦理思想对朱有燾的深刻影响，从中可考察明初时期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总之，作为明初剧作大家的朱有燾，其剧本创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朱有燾著、赵晓红整理：朱有燾集[M].济南：齐鲁书社，2014.
- [2] 伊维德著、张惠英译：朱有燾的杂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The image and theme of prostitute in ZhuYoudun`s drama  
—— 《XiangNangyuan》、《QinShuotang》 for  
example

HuTing

(Hunan university ,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Zhuyoudun's script depicts a serie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ho are witty, defiant and loyal. It shows Zhu's concern to the group of prostitutes and his discussion of social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y also shows its intention of promoting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s and its theme of "loyalty".

**Keywords:** Xiangnangyuan; Qinshuotang; Zhuyoudun; loyalty

**作者简介(可选):**胡婷, 湖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